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曾永義
主編

輯刊 研究 文學 古典

七 編 第 3 冊

李翱研究

黃愛平 著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七 編

曾 永 義 主編

第 3 冊

李 翱 研 究

黃 愛 平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李翱研究／黃愛平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13〔民102〕

目 2+204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七編；第3冊）

ISBN：978-986-322-092-3（精裝）

1.（唐）李翱 2.學術思想 3.文學評論

820.8

102001625

ISBN-978-986-322-092-3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七 編 第 三 冊

ISBN：978-986-322-092-3

李翱研究

作 者 黃愛平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3 月

定 價 七編 16 冊（精裝）新台幣 2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李 翱 研 究

黃愛平 著

作者簡介

黃愛平，女，湖北公安人，華南理工大學國際教育學院教師。武漢大學文學碩士，師從尚永亮先生；復旦大學文學博士，師從楊明先生；上海師範大學博士後，合作導師孫遜先生。主要從事中國文學與文學批評研究，對中國文化向外傳播、跨文化傳播有濃厚興趣。於《文藝理論研究》、《古代文學理論研究》、《古籍研究》等刊物上發表《論宋詩話中的「工」》等論文多篇，參加編撰《中國語文》及其他大型辭書。

提 要

本文首次對李翱進行全面研究，主要關注其生平交遊、思想、文章、文論四個方面。

簡介其生平後，主要選取陸修、梁肅、韓愈等十多人，探討他們與李翱的交際往來，探析李翱的思想淵源及生活狀態，為後文論述打下基礎。考證李翱與韓愈關係，提供了兩人關係並非不好的充分證據。

關於李翱的思想，本文重新審視其重要作品《復性書》，著重探討李翱思想的儒家本色，彌補學界研究的疏漏。《論語筆解》是李翱、韓愈二人交相辯論、探討經義的產物，但沒有受到足夠重視，筆者運用文本細讀法詳細分析了《論語筆解》是如何對先儒進行突破的，「以心解經」是怎麼回事，韓、李二人解經的價值何在，為我們詳細瞭解韓、李二人思想發展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提供了更為清晰的脈絡。

至於李翱的文章，本文採用考證、文本細讀法與比較法，主要與韓愈、皇甫湜等韓派作者及柳宗元等他派作者比較，明瞭其文章特點及各自的成敗得失、李翱在韓派作者群體中的作用及他們的相互影響。

審視李翱文論思想及其作品，他提出了「創意造言」這樣具有文學性的觀點，但是因為他本身是儒家的底子，始終都沒有擺脫「為文明道」的影響，無論是創作還是理論都受到限制。

文後附錄《論語筆解》，為進一步研究提供基本資料。



目 次

緒 論	1
第一章 李翱生平交遊考	9
第一節 李翱的生平	9
第二節 李翱交遊考	21
一、張建封	21
二、陸慘	23
三、盧坦	24
四、孟郊	25
五、梁肅	27
六、楊於陵	29
七、裴度	32
八、李觀	35
九、韓愈	37
十、侯高	43
十一、韋詞（辭）	45
十二、獨孤朗	47
十三、皇甫湜	48
第二章 李翱思想研究	55
第一節 李翱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	55
第二節 《論語筆解》的突破	61

一、《論語筆解》真偽考補	61
二、《論語筆解》對前人的突破	68
三、《論語筆解》中韓李二人解經之異同	81
第三節 《復性書》思想內容再探	92
一、《復性書》的主題	94
二、《復性書》與當時文人學者之人性論比較	101
第三章 李翱的文章	111
第一節 李翱作品概述	111
一、李翱作品版本	111
二、李翱的詩歌	116
三、李翱作品總述	118
第二節 李翱文章分類研究	120
一、賦體類	120
二、論述類	125
三、記人類	137
四、文與雜著	152
第四章 李翱的文學主張	165
一、爲文明道	165
二、創意造言	167
三、餘論	170
參考文獻	173
附錄：論語筆解	179

緒 論

《新唐書·文藝上》將唐代文章分段描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絢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群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貞元間，美才輩出，孺嚆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所論唐之文章至中唐而成一王法，其中韓柳功不可沒。但是如果中唐只有他們兩人，也不可能成就古文運動。李翱、皇甫湜等後來被稱之爲韓門弟子的，在這次運動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儘管他們的文學成就不可與韓柳比肩。本文就想探討在當時這種大背景下非一流作家的具體作爲。

全文分四章。第一章，簡述李翱生平，考察他的交遊。爲的是弄清他一生中的大致經歷，及其在這些經歷中他是如何自處的。至於他的交遊，則讓我們更加清楚他生活中細緻的地方，比如他的文學思想、哲學思想有沒有受同代人的影響，是怎麼受影響的，他與朋友們是如何相處的，關係如何等等。第二章，主要以《論語筆解》、《復性書》爲中心，探討李翱的哲學思想，以便弄清李翱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同時爲我們理解李翱的文章提供一個背景。第三章，全面分析李翱的文章。首先對李翱文集版本情況進行簡單考證，並簡單介紹前人對其文章的總體性的評價。其次以《李文公集》所存文章爲主體，主要按內容（參照了文體）分爲賦、議論、記人、文與雜著四類，分別討論它們各自的內容、風格、寫作特點，由此評判李翱作文的成敗得失。在具體分析時，主要採用對比方法，將其文章與皇甫湜、韓愈的文章比較，以

見李翱文章特點，並探討李翱從韓愈學文時兩人的相互影響。李翱的文章確實是平實醇厚，但是靈動變化不足，這是否與其文論思想有關，所以第四章以《答朱載言書》為主，著重分析李翱的文論思想，並試著探討他的文論思想與其文章的關係。

古人對李翱文章有總體或單篇的評述。《郡齋讀書志》：「（李翱）從韓愈爲文，辭致渾厚，見推當時。」鄭獬《隕溪集》：「獬嘗與敞書，亦言『韓退之時用文章雄立一世者，獨李翱、皇甫湜、張籍耳。然翱之文尙質而少工，湜之文務實而不肆』。」^{〔註1〕}蘇洵《上歐陽內翰書》：「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嘉祐集》卷十二）李樸《送徐行中序》：「吾嘗讀唐人文章，……翱、湜優柔泛濫而詞不掩理。」（《餘師錄》卷三）劉弇《龍雲集》卷十五《上曾子固先生書》：「李翱之文，如鼎出汾陰，鼓遷岐陽，鬱有古氣，而所乏者韻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皇甫持正文集》：「其（皇甫湜）文與李翱同出韓愈，翱得愈之醇，而湜得愈之奇崛。」

歐陽修論李翱文曰：「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耳。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也。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爲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韓爲秦漢間好俠行義之一豪俊，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文忠集》卷七十三《讀李翱文》）樓昉《崇古文訣》卷十五評李翱的《答皇甫湜書》：「觀翱此書，直欲以當代史筆自任，中間品量前代史筆之高下，發明人所未及。」胡應麟《少室山房集》卷一百五《題李習之集》：「讀翱集斥異端，崇聖道，詞義凜如，在唐人茅靡仙佛中，可謂卓然不惑者。他文亦典實明健，一洗浮華，歐陽永叔至韓李並稱而不及子厚，以其識也。」集中對李翱文章單篇評述的是《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三集卷三十六：評《論事疏用忠正》曰：「大臣忠正，小臣莫敢爲不正，千古名言」；評《屏姦佞》曰：「鋪敘之文，自爾詳盡」；評《改稅法》曰：「明白曉暢」；評《絕進獻》曰：「論財貨從出之源，洞中情事，文復英爽切摯」；評《復性書》曰：「惕厲其詞，可以警學」；評《平賦書序》曰：「經濟之文，立論自佳」；評《上宰相書》曰：「洮洮清辯，雋利可喜」；評《答進士朱載言書》曰：「行己之道，爲學之方，是書約略盡之，而其敘文章源流正變處猶爲詳確」；評《楊

〔註1〕此文轉引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隕溪集》提要。

烈婦傳》曰：「摹寫情事，有聲有色，末作斷語，亦自詳整」；評《高愍女碑》曰：「於大處發論，局陣展舒，波瀾空闊」。

綜上所言，總體評述的，對李翱文章特點進行形態的描述，形象生動，但是對於李翱文章具體是如何表現或者達到的，並沒有闡述明白。單篇評述之文，抓住李翱文章某方面的特點，有的是就內容評論，有的就文章藝術特點立論，但是與總體評述一樣，仍然缺乏更具體的說明。再次，上引文字只是對李翱一部分文章作了簡評，涉及面不廣。

學術界向來關注韓愈、柳宗元等大作家的研究。就目前掌握的資料，對李翱文章的探索相對較少。對李翱文章進行討論的有臺灣輔仁大學黃國安1969年碩士論文《李翱、皇甫湜兩家散文比較研究》，但因為大陸沒有收錄，至今無緣得見。卞孝萱等著《李翱評傳》中有《古文理論和古文創作》一章，但是討論其古文創作，只是針對其雜著這一部分，而不是全體。還有羅聯添《李翱研究》中第三節《李翱文章繫年》涉及李翱文章，但主要是給作品編年，對作品本身討論不多，同類的還有李光富《李翱著作年代及版本考》（《四川大學學報》，1996）。單篇論文有多洛肯《李翱創作散論》（《伊犁師院學報》，2004），從賦、傳、疏、書信、文學觀、雜文幾方面論述，比較全面，但是分類有些雜亂，論述也比較簡略。對李翱文論進行探討有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時人的見解與李翱的批評」一節；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中第二十二節，李翱與柳冕、柳宗元、皇甫湜、李德裕並列討論的一節；王運熙、楊明先生所著《中國文學批評通史》第三卷（隋唐五代卷）中有關章節。單篇文章有王克仲《關於李翱〈答進士王載言書〉（註2）》。因為主要討論李翱文論，所以對李翱文章很少論及。

因此，對李翱文章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擴大、深入，以便發掘對文學創作的實踐意義或指導意義；其次探究在韓愈這一群體中（儘管李翱並不尊韓愈為師，但是他從韓愈學文不可否認），作家之間的相互影響，這會給文學史

〔註2〕《四庫全書》、《四部叢刊》目錄和《全唐文》對於李翱此篇論文之作，都題為《答朱載言書》，《四部叢刊》具體文章前又題為《答宋載言書》，大概是誤寫，因為「宋」與「朱」有形近之處。王克仲先生所談的就是《答朱載言書》一文，但是他所標的題目是《答進士王載言書》。宋代楊簡《慈湖詩傳》卷七、清人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八論及李翱此文也是題《答王載言書》，不知他們所據何本。因為本文所錄李翱文章以四庫本為基礎，參校《全唐文》本，所以後文提到此文，均為《答朱載言書》，至於王先生此文，實錄其題。

帶來新鮮題材。傅璇琮先生曾說到無論是理論闡發還是資料考證，要考慮到作家群，因為「大作家往往受小作家的影響。時代特色往往在一些小作家的作品中更能體現出來。研究大家與小家的關係，研究他們怎麼共同承受社會的影響而又如何各異地表現出時代的音響和色彩」〔註3〕。這也是探討李翱之文的重要意義。

「知人論世」是中國文學批評中一個重要法則，爲了更好地理解李翱文章，所以要關注李翱的生平、思想。這就是文章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學界對李翱生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年譜編撰：李恩溥《李翱年譜》，發表於1948年5月17日《中央日報》，是筆者瞭解的最早的年譜。其他關於李翱生平的有：莫乃群《唐古文家李翱》（《廣西日報》1963年7月14日），但此文目前筆者沒法見到。羅聯添《李翱研究》中《里籍及家世》、《生卒年及事迹》兩節（《國立編譯館館刊》第二卷，1973年12月），馬積高《李翱生平仕履考略》（《湖南師院學報》1980年第三期），王幹一《李翱》（《甘肅文藝》1980年），陳尚君《李翱卒年訂誤》（《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第一期），李光富《李翱年譜訂補》（《四川大學學報》1985年第三期至第四期）。總體上說，這些年譜、文章比較簡略。近人有卞孝萱等著《李翱評傳》及何智慧《李翱年譜稿》對李翱生平事迹敘說較清晰詳細。但是卞文與何譜仍然有需要補充的地方，比如貞元末元和初李翱有沒有任京兆府參軍，卞文認爲此間李翱任河南府司錄參軍，何譜認爲應按《舊唐書》本傳所說「由校書郎三遷至京兆府司錄參軍」，但是其證據不是太有力。其次對《勸河南尹復故事書》，卞文認爲作於貞元十九年，何譜認爲作於元和十二年，其辯論甚詳，但對於文中一條重要材料忘了引用。所以，本文在兩文基礎上，對李翱生平作簡單陳述，以便讀者對李翱一生事迹有所瞭解，同時對兩文中需要補充或修正的地方進行補訂工作。

與此同時，筆者注意到對李翱的交遊大多集中在討論他與韓愈的關係上，並且對其與韓愈的關係，無論是古人還是近人多有誤解之處。其主要觀點就是認爲李翱從韓愈學文，但是不以韓愈爲師，李翱娶韓愈從兄之女爲妻，卻不以韓愈爲長輩，多數場合李翱以兄呼韓愈，因此認爲韓愈、李翱關係交惡。但是從資料考索來看，韓李關係並非如此。再說，李翱一生也不僅僅是與韓愈交往，對他影響至深者也非韓愈一人。因此，有必要理清李翱與他們的關係，這對理解李翱的思想、爲人、爲文都有重要意義。所以本文選取裴

〔註3〕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摭談》，見《唐代詩人叢考》，中華書局，2003年版。

度、孟郊、皇甫湜、梁肅、陸慘、楊於陵、盧坦等在李翱文章中出現較多的人物爲線索，一一考訂他們與李翱的交往行迹。郝潤華《李翱交遊考》（《社科縱橫》1994年）主要考證李翱與韓愈、孟郊、梁肅的交遊，所以還有繼續考證的必要。

李翱的思想是學界關注的重點。羅聯添《李翱研究》第四節《思想》將其概括爲由重道而重文、行狀不足信、論人性、拒佛四點，但論述過於簡略。輔仁大學張瑜的碩士論文《李翱思想述評》（1985年）以《復性書》爲中心探討了李翱心性論思想，兼及儒學、政治、文學等，論述比較全面、深入。陳弱水《〈復性書〉思想淵源再探——漢唐心性觀念史之一章》（1998年）探討《復性書》與過往思想史的內在聯繫，即試圖展現《復性書》探索的主題以及提出的答案，和漢魏以下的重要思潮或者觀念有何聯繫。《李翱評傳》也列專章討論了李翱《復性書》和哲學思想，認爲李翱深化和發展了韓愈《原道》、《原性》、《原人》中的哲學思想。大陸方面，還有王宏海碩士論文《李翱思想研究》（河北大學，2004年），其他如任繼愈、馮友蘭等編《中國哲學史》均有一節評述李翱思想。外國學者的論文、專著有戶田豐三郎《復性書の立場》（《支那學研究》，1963年），大西晴隆《復性書について》（《懷德》，1967年），山口桐子《李翱〈復性書〉の思想的位相》（《學林》1990年），T H Barrett, Li Ao: Buddhist, Taoist, or Neo-Confuci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等。

除了這些著作，單篇論文有馮友蘭《韓愈、李翱在中國哲學史之地位》（《清華周刊》第38卷第7、8期，1932年），孫道升《李翱思想的來源》（《清華周刊》第41卷第5期，1934年），楊榮國《李翱思想批判》（《哲學研究》1959年第8、9期）。郭爲《李翱之人性論及其與佛老及玄學之關係與對道學家之影響》（《高雄師院學報》第九期，1981年）。馬良懷《論韓愈李翱思想的歷史地位》（《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李曉春、武玉鵬《試論李翱的人性論對性二元論的影響》（《蘭州大學學報》，2000年），楊世文《論李翱對傳統儒學的繼承與改造》（《中華文化論壇》，2001年），賈志《淺談李翱「復性說」對宋代理學形成的影響》（《河北師範大學學報》，2001年），林耘《李翱復性學說及其思想來源》（《船山學刊》2002年），劉振維《論李翱「復性」說之蘊義暨其與朱熹「人性本善」的理論關聯》（《哲學與文化》第卅二卷第七期，2005年）等等。

無論是著作還是論文，基本上以李翱《復性書》為中心，分析李翱思想的淵源及其對宋明理學的影響。論李翱思想淵源的大致可以分為四類：一、來自佛教的影響，此說起源最早，勢力最大，也是主流意見。其根據是《復性書》中有佛教用語及思維方式，同時此文與梁肅《止觀統例》有關聯，李翱與藥山惟嚴等禪僧有交往。張瑜文章的分析基本上採用了這個觀點。二、其思想產生於李翱對儒家舊有性命之學的理解。這一派以傅斯年《性命古訓辨正》為代表。三、「復性」的基本觀念出自古代道家。或者中古時代玄學化的儒經注疏，T H Barrett 的著作特別強調了這個觀點。四、李翱思想來源不是單一的，既有儒家的，也有道家的、道教的，佛教的，要具體內容具體分析，這在陳弱水著作中表現最明顯。至於談論李翱思想與宋明理學的關係，主要是抓住李翱「心性說」或者「人性說」立論，認為李翱開啓了宋明理學，其中最主要是他吸收了禪宗思想融入自己的學說。無論是對李翱思想的探源還是認為他開啓宋明理學，其中最關鍵的一點在於李翱思想仍然是立足於儒家。陳弱水先生曾說：「《復性書》的思想建構多有賴於佛家和道家傳統，這決不表示，李翱的思想是所謂的『陽儒陰釋』或『陽儒陰道』。就主觀目標而言，習之是要為儒家的成德之道找尋穩固的基礎——一個足以與佛、道抗衡的理論。」〔註4〕這有如古人所說「李翱在唐諸儒中言道最純」〔註5〕，「唐人善學佛而能不失其為儒者無如翱」〔註6〕。但是無論是古人還是近人，強調李翱是儒家的同時往往對他的思想緣何是儒家缺乏詳細的論說。本文就從《復性書》文本本身探討它與儒家的關係，並通過他篇佐證之。

關於李翱思想，還有一本重要的書，就是他與韓愈合寫的《論語筆解》。但是有人曾認為此書是偽作。據此書在歷代書目中的著錄情況及流傳情況，查屏球先生《韓愈〈論語筆解〉真偽考》認為此書是韓愈、李翱所作。筆者著重分析此書內容，並與李翱、韓愈各自的其他文章進行比較，發現許多相似之處，從文本本身證明此書確為韓、李二人所作。對《論語筆解》進行研究的論文有王宏海、曹清林《韓愈、李翱的經學思想透析》（《河北師範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唐明貴《論韓愈、李翱之〈論語筆解〉》（《孔子研究》，2005年第6期）。前文主要從韓李二人疑經破注的方法角度討論他們開啓宋學

〔註4〕 陳弱水《〈復性書〉思想淵源再探——漢唐心性觀念史之一章》，第472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98年版。

〔註5〕 〔宋〕范濬《香溪集》卷十八《答徐提幹書》，《四庫全書》本。

〔註6〕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四庫全書》本。

之功，後文從分析《論語筆解》文本入手，具體討論他們批評先儒之誤、改易經文、改易經文次序等，探討其在漢儒與宋儒之間的橋梁作用。唐文在具體論述韓李打破「疏不破注」時將《論語筆解》中各條進行分類，使論述落到實處，但是其分析仍然不夠透徹深入。本文參考他的分類法，對《論語筆解》諸條進行詞義解析和評論，從中探討李翱、韓愈二人解經的特點，由此評定他們在經學史上的地位。通過對《論語筆解》的細緻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李翱《復性書》思想在《論語筆解》中已初露端倪，可見李翱思想發展的一個軌迹。同時在《論語筆解》中，李翱展現出對儒家經典的精熟及其所運用的「疑經破注」的方法，與《復性書》多方引用儒家經典及其對佛家思想的吸收而運用的「以心解經」的方法也是有一脈相承之處的。

從李翱生平及其交遊我們知道李翱一生並不顯赫，但是他為人耿直，為官能克盡職守。其修學儒家之道，並能在生活中將抽象的儒家之道化為自己的實際行動：為官「知足自居」，無論遷貶，盡職守分；如果不能克盡職守，無論是自己還是他人，都應該讓位於德才兼備者；以公心汲汲引進人才，不求私利；為人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等等。從知行合一這點上，他實在是真正的儒家。其文學主張也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文章乃仁義之辭，文章與仁義皆出於內，學古人之文乃愛古人之道，這些都是他強調的觀點。儘管他也提倡「創意造言」，但是其儒家的底色太厚重，所以他的文章最終也沒有擺脫儒家的影響。韓愈、柳宗元都有為文明道的意思，但是他們在作文時往往會因為投入創作，受文學創作自身規律（譬如重要的一條，表達你自己）的牽引而不受「為文明道」這個先在觀念的干擾。李翱不能，他的文章，論道、論政之作很多，儘管論理深刻，但是在行文上少變化；其他的如記人之作，大多採用史筆，事件敘述準確明白，同樣因為太實而少虛靈之美。他的文章好處顯而易見，紮實醇厚，說理能讓人信服，記人之作如史館之牒，可作考評之據，但是就文學作品來看，則少了靈動之氣和變化之態。當然他的文章特別是他有意為文時也有佳作，只是這樣的篇章太少。如果用「文如其人」來評價李翱作品，這對他是特別合適的。

第一章 李翱生平交遊考

第一節 李翱的生平〔註1〕

李翱（774～836），字習之，代宗大曆九年生。涼武昭王李暠第十三世孫。後魏尚書左僕射沖十世孫。七世祖桃枝，襲封清淵侯。曾祖咨議詔。祖楚金，貝州司法參軍。父不知名，大約既無科第，亦乏善可陳。所以雖然其門第顯赫，但其家世自桃枝以下，累世不耀，史籍無載，並且連姓名也不知道。雖然與皇族同姓，但李翱在名分上算不得唐宗室。〔註2〕

郡望隴西成紀（今甘肅天水），里籍汴州陳留（今河南開封東南）。李翱一族定居陳留，不知始於何時，但至李翱，至少有三世了〔註3〕。李翱曾稱李

〔註1〕 本節主要參閱卞孝萱等著《韓愈評傳》之附錄《李翱評傳》及何智慧《李翱年譜稿》，檢校兩《唐書》、《李文公集》、《唐詩紀事》等資料而成。

〔註2〕 據《唐大詔令集》卷六十四謂「自今已後，涼武昭王孫（李）寶以下，絳郡、姑臧、敦煌、武陽等四公子孫，並宜隸入宗正，編諸屬籍。」李翱的十世祖李沖為「僕射房始祖」，不在應編入屬籍的絳郡、姑臧、敦煌、武陽四房之內。李翱嘗稱李夷簡為十一叔。李夷簡為高祖子鄭惠王元懿四世孫，惠王元懿為李暠八世孫，以年輩計，夷簡為李暠十二世孫。但夷簡為宗室，李翱稱其為十一叔，有攀附的意思。此為唐人通習，況且李夷簡與李翱俱出隴西，稱其為十一叔，不算太過分。

〔註3〕 李翱《故朔方節度掌書記殿中侍御史昌黎韓君夫人京兆韋氏墓誌銘》：「貞元十八年八月甲辰，卒於汴州開封新里鄉之某村。其明年正月辛酉，隴西李氏以其喪葬之於陳留縣安豐鄉岡原。……弗克祔於殿中君之族，而依於女子氏之黨。」夫人韋氏「依於女子氏之黨」，即葬於李翱家族的先塋汴州陳留安豐鄉。李翱合葬其皇祖考、皇祖妣於汴州陳留安豐里，可見其祖塋即「河南陳留安豐」。

〔本文此後李翱引文均出於《四庫全書》本《李文公集》，參校《全唐文》〕

遜爲從叔〔註4〕。李遜，《新唐書》有傳：「字有道，魏申公發之後，趙郡所謂申公房者。」趙郡李氏也是唐代大族，其遠祖即戰國趙武安君李牧，但與隴西成紀李氏了不相屬。李翱極看重他的隴西郡望〔註5〕，又與趙郡李氏連宗，這是重門第觀念的反映。

李翱祖父楚金官雖止於州參軍，但卻是明經出身（見《皇祖實錄》，其父某，「祇承父業，不敢弗及」。至李翱，「自六歲讀書，但爲詞句之學」（見《復性書上》）；「自十五已後，即有志於仁義，見孔子之論高，弟未嘗不以及物爲首」（見《與淮南節度使書》）。雖然家世衰微，讀書求仕的「素業」卻未失墜。德宗貞元九年（793）之前，李翱大概一直在家鄉讀書習文。貞元九年李翱二十歲時「始就州府之貢舉人事」（見《感知己賦》），舉鄉貢拔解〔註6〕。其年九月，赴長安，並以所業謁梁肅。深得梁肅嘉許，「謂翱得古人之遺風，期翱之名不朽於無窮，許翱以拂拭吹噓。」（同前）李翱之名也因梁肅的「拂拭吹噓」而籍籍於京師。但是梁肅本年十一月邁疾而歿，使剛來京城不久的李翱頓失依靠，未能得舉次年的進士第，使其徒生「知己之難得」的感慨。此年五月庚申，伯祖惟慎之子李衡以給事中爲戶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註7〕此後五年，李翱「每歲試於禮部，連以文章罷黜，聲光晦昧於時俗」（同前）。至貞元十四（798）年乃登進士第。

〔註4〕李翱《答韓侍郎書》有「三五日前，京尹從叔」云云。韓侍郎即韓愈，元和十三年爲刑部侍郎，書中又提到韋簡州，即韋勣，元和十一年爲刺史。以年代推之，此「京尹從叔」只能是李遜。李遜元和十二至十三年爲京兆尹。

〔註5〕李翱《故欽州長史隴西李府君墓誌銘》：「府君諱則，字某，涼武昭王十三世孫。」文中記載李氏兩次拒婚，是唐代隴西李高自標置門戶的表現，也反映李翱對其門戶的矜重。

〔註6〕《新唐書·選舉志上》：「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而舉還不繇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於州、縣。」《唐國史補》下卷云：「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唐科舉，其鄉貢者名目有二：其應州府試而舉送者謂鄉貢進士，可以直接應禮部試；其未應州府試而舉送者謂拔解〔《唐摭言》卷一「述進士下編」同此，其注曰：「然拔解亦須預託人爲詞賦，非謂白薦。」〕，拔解者或進獻詩文著述獲選錄，或參加京兆府試獲入等，方能參加禮部試。《登科記考》卷十四「貞元十四」「張仲素」條：「《唐才子傳》：『張仲素字繪之，貞元十四年李隨榜進士，與李翱、呂溫同年。復中博學宏詞。』《唐詩紀事》：『張仲素，建封之子。』按《廣川書跋》載李翱《慈恩題名》云：『李翱第一，張仲素次之。十人解送，而九人入等。』蓋李、張皆於上年爲京兆等第也。」可見李翱在貞元九年入京只是鄉貢拔解，至京又舉京兆府試入等。

〔註7〕見《舊唐書·德宗紀》及李翱《皇祖實錄》。